

## 【书摘】

## 恋爱中的博尔赫斯

□[加]阿尔维托·曼古埃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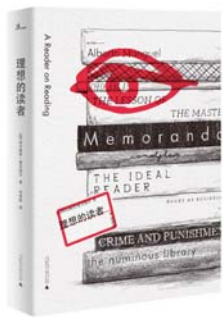
1966年的一天下午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，我应邀到作家埃斯特拉·坎托的公寓用晚餐。她是位年约五十的妇人，有一点耳背，染了一头漂亮的红发，有着深度近视的大眼睛（她在人前不肯戴眼镜，免得减损风情）。她在又小又脏的厨房撞来撞去，忙着用罐头豌豆和香肠凑合出晚餐，大声朗诵着济慈和罗塞蒂的诗句。博尔赫斯最好的短篇小说中，有一篇《阿莱夫》是题献给她的，她也绝对不会让人忘了这一件事。不过，博尔赫斯本人倒不想跟她一样念念不忘。至少我跟他提起坎托，说要去见她，博尔赫斯听了一声不吭。后来有人跟我说，博尔赫斯一声不吭，在他，是礼貌。

我认识坎托的时候，她的书在阿根廷文坛已经退场。在所谓的“拉美文学爆炸”风起云涌，将曼努埃尔·普伊格一辈作家推至巅峰之后，编辑已经不想再出版她的著作。她的小说那时在书店都是以清仓特价甩卖，满布灰尘，和她的厨房一样。很久以前，20世纪40年代吧，她可是用（她欣赏的）威廉·赫兹利特风格，为好几份当红的文学期刊写过文章，从博尔赫斯当过一阵子主编的《布宜诺斯艾利斯纪事》到《南方》都可见到。

坎托的写实小说，遥应列昂尼德·安德烈耶夫的手法，曾经刊在《国家报》和《新闻报》的文学副刊；她的长篇小说则徘徊在心理学和象征主义两端，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知识界纵使不算风靡一时，评论也都不错。依坎托自述，她之所以风光不再，全是因为她卖弄聪明。她有个哥哥，帕特里西奥·坎托，是出色的译者，当年兄妹俩乱伦的谣言，就是她哥哥精心炒作出来的。当年两兄妹一起密商要去赢一项文学奖。博尔赫斯，小说家爱德华多·马列亚，短篇小说家及评论家卡门·甘达拉，都在评审委员之列。

两人藏身在一位文坛才女的名号后面，他们相信才女会是忠实的朋友。小说冠上《光是她的名字》的标题交出去，也由评审一致决议颁与首奖。不巧，艺术家惺惺相惜的交情不过如此，文坛才女竟然背弃他们，拆穿得奖的诡计，兄妹俩就此被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每一个文学沙龙扫地出门。一半是街恨在心吧，一半是因为喜爱俄国文学而误入歧途，坎托兄妹加入了何塞·佩内隆创立的党派（如萨瓦托所说，它跟保守党根本无法区分，因为党内的老家伙们开会时大多数都在打瞌睡）。而博尔赫斯对红色颇为厌恶，他年轻时虽然写过一本诗集赞美1917年，但很后悔。

晚餐之际，埃斯特拉·坎托问我想不想看《阿莱夫》的手稿（这一份手稿二十年后被她送进苏富比拍卖，卖出二万七千美元的高价）。我说想。她拿出一只泛着油光的牛皮纸袋，从纸袋抽出一份文稿，总共十七页，用“小矮人的字”写得工工整整（“小矮人的字”是博尔赫斯自己的说法，他的字写得很小，一个个字母都不相连）。稿子上有一些小小的修正和改动。坎托将写在最后一页的献辞指给我看，再从餐桌对面拉住我的手，轻轻搭在她的脸庞（那时我才十八岁，吓呆了）。“你摸我的骨头，”坎托下令，“就会知道我那时候很漂亮。”



书名：《理想的读者》  
著者：[加]阿尔维托·曼古埃尔  
译者：宋伟航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## 【书荐】

## 在春天里装下一小口袋美好

□云生

同一首诗可以有多种解读，但总有一种会让人觉得精准无比，完美地还原了诗人的心灵轨迹，读这本小书时，我经常有这种感觉。作者似乎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打开诗人心灵的钥匙，比如运用心理学当中的MBTI人格理论阐发陶渊明和辛弃疾的性格特质、结合斯通纳的小说谈周邦彦词、从古希腊神话故事中撷取陈子昂的精神质素等等。而作者强大的感发能力，则为读者增添了十足的审美意趣。作者在评价晏殊词时说：晏殊的词是最精美的艺术品，不但没有瑕疵，而且收起了所有加工的痕迹。这本小书也具有类似的气质。

本书的主角是十四位古代诗人，作者将他们两两划为一组，以对照的方式呈现出那些古今之人所共通的情思，幽微细腻，在引发读者强烈的心灵共鸣之外，更能引起人们对人性的深入思考。具体来说，这些思考可能包括：人应如何在冷静的判断与涌动的欲望之间取舍？归隐的生活与尘世的流浪，孰轻孰重？他人认同与自我欣赏之间有何关系？最纯粹的热情与最饱满的希望是何面目？带有毁灭性力量的热情要如何走向圆融与成熟？人要如何疗愈人生的困境和绝望？人应如何面对人生固有的局限性……这些思考一一被呈现，却丝毫不带说教，更不同于哗众取宠的展示。与此相反，圆满的回答这些问题，恰恰是作者化身“现代通灵者”的前提。

作者一定是偏爱晏殊的，这当然不是因为最后一个出场，而是作者



书名：《诗人十四个》  
作者：黄晓丹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对于晏殊词的评价几乎通通适用于本书，像这段对《珠玉集》的评价：“细微的感受、丰富的经验、清明的理性与意志力的融合，使晏殊的词确有珠玉之光。因为很多矛盾都于内在世界化解了，从外面看起来，就是一个特别圆融，饱满的人，像一颗珍珠。蚌病成珠，珍珠给人带来温润的感受，但它自己却形成于刺痛。同样，‘和婉明丽’‘圆融自足’这些词带给人舒适的感受，对当事人自己，却远没有‘放浪形骸’‘负才任

气’那么轻松。“这段话，至少带给我两个联想，一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愉快地消化那些人性之思，完全是因为作者在落笔前就早已对那些尖锐的问题作出圆融的回答；二是作者在这一过程之中必定耗费了巨大的心力。

遇到这样一位作者，是读者的幸运，因为作者的阐释虽然带着复杂且深入的思考，可文字却不是佶屈聱牙的。作者有时甚至很幽默，比如写白居易的天真，“就像我家小狗，偷吃猫粮被小猫打了两巴掌也不生气，还在想‘猫粮真好吃’”。这类俏皮可爱的形容，书中还有很多。作者对各种阐释素材的抓取往往信手拈来：梵高的画、穆旦的诗、西方的童话、张艾嘉的歌……这些出现在作者生命中的美好人事物，都成了作者笔下阐释诗句的一手材料，在作者灵动而妥帖的建构之中，这些素材与诗句自身的情趣、理趣愈加相得益彰。

这本小书的气质是圆融、清明、理性而自足的。而它的精神内核，则是“自由”。书中被探讨的所有那些矛盾重重的情思与困境，作者都为它们寻到了出口，而引领我们走向出口的只能是一颗自由的心。阅读这本书的过程，像是沿着作者的轨迹走过通向出口那条路，这条路总体而言是一条充满矛盾的不断攀升的路，但也正是在这种攀升之中，我们提升了生命的厚度，获得通向自由的可能。最后，这本小小的书，我打算听从序言里的建议，把它放进我的包里，让它陪我度过下一个春天，以及下下个春天。

## 【书荐】

## 多维度的乡村重构

□张国刚

时值秋天，黄孝纪又有二个季节的馈赠与收成，一是他刚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，还有就是接着而来的，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常规出版的中国乡村丛书，我首先读到的是这套丛书之一：《瓦檐下的旧器物》。

作者生于斯长于斯，高考后离开了养育自己的母地进入了城市，寒来暑往，记忆随季节如野草疯长，挥之不去，他想着的是把自己的思念固定在一种可以储蓄留传的媒介上，这无疑就是书了。

乡村书写就是一种乡村多维度重构。城市人和新乡村人，还能回到曾经的乡土吗？这个大的哲学命题虽然不便笼统给予答案，我要说的是，至少湘南的典型乡居八公分村是能够回得去的，并且比族谱更清晰更立体的这段历史，因为《瓦檐下的旧器物》历历在目，镜像恍如昨日。

用书写来保留重构乡村流变的精神历程和面容，我觉得作者的选项是最佳的，毕竟一些小的物件还可以继续寄放，但是作为有形主体的建构物是永远消失了，主体建构物里的主人与旧物全离开了，没有了温馨火热，也没有了空旷静寂……

《瓦檐下的旧器物》全书六辑，我花了一个星期阅读完，虽然我与作家叙事的八公分村相距只有几十公里，地域生活习性风俗高度近似，这些物事也是我的曾经，但我告诫自己：我的乡村视界没有作者的深度和广度，阅读是又一次身体与内心的阅历和修养。

散文写作相比某些媒介没有视像霸权，处于显像观感的不利地位，《瓦檐下的旧器物》在图文适配方面，做得非常走心，用了功夫，全面照顾阅读的多层次体验，有些器物的图像接近拓片的观感，古意浓郁存在感极强，有些物件水彩表现技法上对比度很高，直接能吸住读者



书名：《瓦檐下的旧器物》  
作者：黄孝纪  
广西人民出版社

眼球，散文所要书写客体的形象，随着叙事跳了出来。

按照作者《瓦檐下的旧器物》文本整体重构，卧房、灶屋、厅屋、巷子、禾场、田野是本书六大主场面构成，主场面时空下是与人生生活密切相关的小物件，我细读了七十五篇物件不同的篇什，这些散文单篇，从不同视角不同时光不同场合，聚合还原了八公分村生产生活物化和精神向度的立面景观。

确实是篇篇都不能一目十行放过的佳作，每一篇都有不一样的经历不一样的感受，后一些的单篇因为有了前面叙事的铺陈，更容易进入相应的情景联想，我记得有些单独的篇章，曾经在中国一些著名的杂志或报纸刊登过，是具有大的影响力的名篇。

黄孝纪老师的散文文字非常质朴但又非常机巧，看上去平常的一个物件，都能徐徐道来幽深曲折的往事，有跟着他一探究竟的诱惑；书中他用了极少的湘南农村语言，但给了读者内涵的精准指向。

读他写的散文，更多地让人进入了物我的双向思量，他写的物也是有生命年轮的，后面都有人——人在农事上的智慧，人在苦难面前的坚强，人在与关联环境际遇的善举。

乡村是有区位定位的地方，湘南就是湘南，八公分就是八公分，八公分之外没有八公分，我非常尊崇作家独特干净语言文字生产出的这些篇章，这是接地气的文字，观照建构的是真实乡村人文。散文作家的作品要让人多一分敬重，我觉得就不要矫情耍滑头，否则他轻飘飘语言建构的乡村虚妄而不可能抓紧大地。

在湘南宏阔土地上，八公分村在地图上更接近是点，但有了作家的智性善性写作，这些瓦檐下的旧器物因而有其涵有的广义，会被人更加重视，会辐射到乡村建设与文化保护传承去，人与物互文，八公分的旧器物就赋予神性，能走出八公分而抵达时空的深久，这有可能是《瓦檐下的旧器物》更大范围的复活价值。

《瓦檐下的旧器物》像一座驿站，打开了我们逆时空进入过往的通孔，让我们清清楚楚看到，物质失去了什么，关联的精神和文化失去了什么，需要保留什么，需要光大什么。从这样建构体层面说，我们是能返回当下也能面向未来的，我们需要传承，有传承的现在和将来才是理想的乡村社会语境。

我想，在城市匆忙行走和生存的人，如果能有一时休闲，如果还存一丝阅读德行，是可以读读《瓦檐下的旧器物》的，浓缩了大美旷野的书籍可以让你获得一段喧嚣中的宁静。